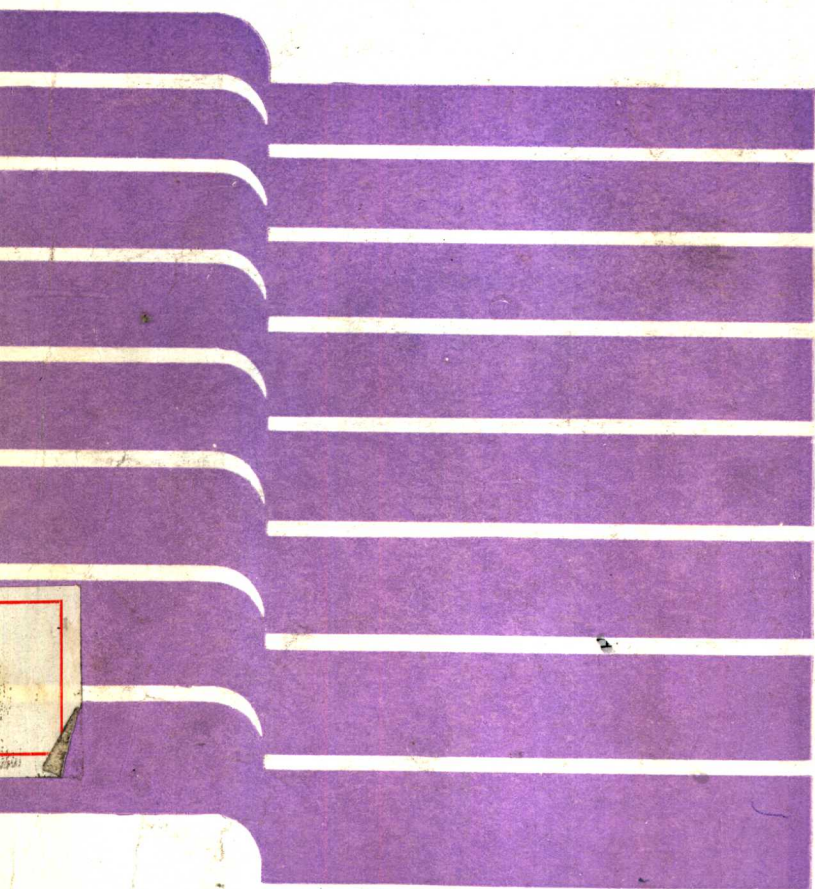


漫谈修辞与作文

耿文辉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漫谈修辞与作文

耿文辉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漫谈修辞与作文

Mantan Xiuci Yu Zuowen

耿文辉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0,000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7 1/2
印数: 1—10,2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忠田 责任校对: 张富娟 姚喜荣
封面设计: 张德喜

统一书号: 7090·401 定价: 1.15 元

前 言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几乎是每天都和同学们谈到作文和修辞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积月累，我便将它们写成了这些文字。

这里面的内容也就自然地涉及到了作文和修辞这两方面。谈作文就常要讲到修辞，说修辞也总要联系到作文。鲁迅说：“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致李桦》）足见作文与修辞的关系和修辞对作文的重要了。我们作文的时候，不也总是反复地考虑怎样使意思表达得清楚明白、生动形象吗？这就是我们在写作过程中下修辞功夫。其实，不只是写作文，我们说话，也常要斟酌怎样说得好，说得“艺术”一点儿，这也是在讲求修辞。

书里有些篇章，在说明问题的时候，引用了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我想，我们学作文要从书本学，还要从生活里学，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学习修辞也应如此，生活中有许多平常而修辞却很讲究的话，有许多独特而有表现力的修辞方式，留心学习，有助于我们把修辞学活。

书中这些篇章（有些篇曾在报刊上发表过，这次作了补充），它们的内容大多是在学与教之中个人思考的一些所得，是些心得体会之类的杂感文字。读有所感，教有所得，思之所及，便写下来，没啥系统，又是与同学随意谈论，所以叫它漫谈。同学们看了，倘真的有点启发，有些益处，那自是我意外的欣慰了。

耿文辉

一九八五年春于天津

目 录

修辞立其诚·····	1
巧从哪里来·····	3
蜜蜂酿蜜的启示·····	5
——谈词汇的丰富	
词语的感情色彩·····	9
由“弄”字说开去·····	11
——谈普通动词的巧用	
字字求安·····	16
正确的形容·····	18
花朵和果实·····	22
——谈“文采”	
从“话多了不甜”谈起·····	25
——说说文字的多和少	
文章“三易”·····	30
意真言切之类·····	34
谚语·格言·俏皮话·····	37
谚语与诗·····	43
活用成语种种·····	47
数字和修辞·····	53
话“移称”·····	57
漫说“含蓄”·····	61
语言的幽默·····	65
从胡屠户的言行说起·····	68
——谈讽刺	

闪光的警句·····	72
从“日月如梭”谈起·····	77
——说明喻、暗喻	
“心里美”及其它·····	84
——谈借喻	
就地取譬·····	87
比喻的承接方式·····	92
博喻的魅力·····	94
“比兴”手法·····	100
感觉的联想·····	104
——谈通感	
话说拟人法·····	106
从“粉墨登场”谈起·····	111
——说借代	
雪花大如席·····	114
——谈夸张	
“望梅止渴”之类·····	120
——谈示现	
情不自禁的“呼告”·····	123
鲜明的对比·····	127
艺术的衬托·····	131
从属对课说起·····	134
——谈对偶	
精致的排比·····	138
层层递进·····	141
——说层递	
信手拈来·····	144
——谈拈连	

仿造词语的妙用·····	149
“避复”生文采·····	151
反复·····	154
诗歌里的反复·····	159
语言里的“顶针儿”·····	163
语言里的“回环”·····	168
从“梁上君子”说起·····	173
——谈婉言	
漫话设问·····	177
有力的反问·····	179
引用·····	182
引用的艺术·····	187
——“化用”	
词语易色·····	191
说“反话”·····	195
话里有话·····	199
——巧“双关”	
“同字”巧用·····	202
绘声、绘形、绘色·····	205
——谈摹拟	
由“郑五歇后体”说起·····	211
——谈歇后	
修辞方式的综合运用·····	214
由学写字说开去·····	217
——谈学习与独创	

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是一句古话，出自《周易·乾卦》里。在这里用这句话，旨在引出这样一个意思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去进行修辞呢？“修辞立其诚”则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诚”呢？鲁迅先生在《作文秘诀》里首先就提出要“有真意”，这大概就该算是“诚”了。如果在表达真情实感的基础上“修饰辞句”，这样去修辞，修辞就有了根了。

写文章第一要有真情实感。我不赞成用编造故事的方法，去练习作文。言不由衷，因为没有什么真情，便只去追求华丽的词藻，想以此打动人心，结果东施效颦，矫揉造作，反而会弄巧成拙。打个比方说吧，没有真实的内容，光在词藻的华丽上下功夫，而失其“诚”，就如同一个人不好学习和工作，光在穿着打扮上用心思，那是很容易走到邪路上去的。

我们看看雷锋的两则日记吧：

“青春呵，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的日记是他品格的体现，凝聚了他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是他用生命所写成，所以深深地打动了人。他的日记是从自己的心灵深处出发，才通向了她人的心灵，成了我们喜爱的格言，成了鼓舞我们前进的警句。当然，雷锋日记也还不同于我们写文章，更不同于文学作品。但他的日记也还是讲究修辞的。这两则日记不是颇有语简、言奇、义深的修辞特点吗？它们正是在思想感情的熔炉里，用语言材料锤炼出来的成品；真实的内容和修辞的讲究，更使它意味隽永，令人玩味了。

我国古代另有一句话，也说得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大意是言辞如果没有修饰，虽能行于一时，但不能传之久远。文章是不能不讲究修辞的。有了真切的思想内容，要能准确、完美地表现它，这非要修辞不可。南朝梁刘勰主张“文附于质”，“质待于文”（《文心雕龙·情采》），文辞依附于思想内容；思想内容有待于文辞来表现，两者正是相辅相成的。为了使思想感情表达得更好，这就需要修辞。修辞是语言艺术，或感耳，或娱目，或动情，给读者以美感，使产生出更好的表达效果来。你看：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

这里用了多种修辞格式，用设问，用感叹，用拟人，用通感，十二个字是怎样地动人心怀啊！天刚刚亮，是谁把霜林染红了？定是离人的眼泪，使它醉了！没有修辞艺术，能产生那样感人的效果吗？

“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杨朔：《茶花赋》）

作者从海外归来，昆明花事正盛，对祖国的思念和祖国之美，使他顿然神痴情醉，一个“醉”字把作者对祖国的爱恋之情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没有修辞的功夫，怎么能够使一个字而尽万千意趣呢？

作文，“有真意”，即有“诚”做根底，修辞，便是非常重要的了。

巧从哪里来

有些中学生说：某某同学作文写得好，不是老师教的，不是语文课上学的，而是人家读得多，心灵手巧。由此，他得出结论：上不上语文课，也就那么回事。言外之意，写好作文与上语文课关系不大。

这种想法对不对呢？我看不对。一种技艺，一门学问，都有各自不同的基本功夫，就是所谓基础，要提高作文水平，当然要向生活学习，多读课外书，但是，首先要上好语文课，学好语文基础知识。例如一篇课文的字、词、句不学懂，篇章结构不弄清，篇篇如是，不求甚解，那怎么谈得上提高写作能力呢？无字不能成句，无句不能成篇。用词不贴切，造句不确当，怎么能成就一篇好文章呢？我们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文章，总感到他们取意深远，文思精深，造语新巧，用词准确。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基础厚实，功夫精深。据说文学前辈茅盾同志能背诵全部的“红楼梦”。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为了使自己的笔能够准确、鲜明地状态写物，表达曲折丰富的思想感情，经常进行各种句式的造句练习。这些都是基本功夫。

我国古代有这样一个神话故事：一个技能非常高明的御者，叫造父。他最初跟泰豆氏学赶车，谦逊有礼，学了三年，泰豆氏只是让他跟在一旁观摩，并没有教他动手赶车，造父却越发尊敬他的老师泰豆氏。泰豆氏教他说：好的弓匠的儿子，一定要先从编柳条簸箕练起；好的冶匠的儿子，一定要从把一块块的皮子补缀成皮衣着手学习。你观摩我的行动，行动象我这样子，然后“六辔可持，六马可御”（能握得住六条缰绳，驾驭六匹马拉的车子）。于是，泰豆氏在空地上竖起一些木桩，木桩之间，宽窄仅仅容插一足。泰豆氏在这些木桩间穿花似地跑来跑去，不跌倒，甚至也不触动木桩一下。

泰豆氏让造父学习，造父也学会了。

泰豆氏这才对造父讲了那里面的旨趣：你这动作，得力的是在脚下，而运用却在心里。把这道理推广到驾驭，心里掌握了驾驭的法则，手里掌握了进退快慢的节度，得于自心，合乎马意，不以策驱，不以目视，心里悠闲自在，身体端正，六辔不乱，二十四匹马蹄落地都没差错，回旋进退，莫不中节。这样，在只容得下车轮或马蹄子的地方，也可以驾驭，高山险谷，平川旷野，都没有两样。

后来，造父果然成了一个有很高本领的御者。神话中说，周穆王巡游天下的时候，坐的那八匹马拉的车子，就是造父替他驾驭的。

造父能成为一个有很高本领的御者，是从观摩泰豆氏的行动，和在仅能容一只脚的那些木桩之间跑来跑去练起的。这虽是个神话故事，却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教与学的一种深刻见解。故事的含义是很深的。

学习任何一种本领、技能，任何一门知识、学问，都不

能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都不能鄙弃基本功夫的练习，都要扎扎实实，按照规矩，学好基础，勤学苦练，融会贯通，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谈得上高深的造诣。写作能力的提高怎么能够例外呢？古语说：“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掌握规矩，又不止于规矩，而逐步从“规矩”中解脱出来，自出新意，才能生出巧来。语文课与写作的关系自然也是这样。

蜜蜂酿蜜的启示

——谈词汇的丰富

人们常说：“没有蜜蜂的勤劳，花海再大也不会有蜜。”蜜蜂为把甜蜜献给人间，劳作十分勤奋。据科学家们的统计，一只蜜蜂要酿造一公斤蜜，就得在五十万朵到一百万朵花上采集原料。假如，蜜蜂采蜜的花丛同蜂房的距离平均为一公里半，那么，蜜蜂采一公斤蜜，就得飞行四十五万公里的路程，等于绕地球赤道飞行十一圈还多！我惊诧于蜜蜂的劳苦了。然而，没有蜜蜂这般的辛苦劳作，世间也就不会有那样香甜的蜂蜜了。

由此，使我们想到写作中词汇积累的问题。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想把一个字安排得停当，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的矿藏。”这话和蜜蜂酿蜜似乎有着一样的道理。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材料。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词汇掌握得少了，语言就贫乏；词汇掌握得多了，语言就丰富；从大量的词汇里，再提取恰当的用词，文字才

可以达到精练。这恰似蜜蜂的博采和提炼。

汉语的词汇极其丰富，词义也千差万别。比如说，同样是表示不注意的意思，无意的不注意用“忽视”；看得不重用“漠视”；故意不注意，不予理睬，就用“无视”。同是表示“动”，上下起伏地动就说“波动”，位置挪移说“移动”，前后左右地动说“摇动”，往一个方向转说“转动”，部分转一下说“扭动”。叶圣陶在《蚕和蚂蚁》这篇童话里用“波动”“移动”“扭动”“摇动”这四个不同的词逼真地描绘了四种不同的动态：“蚕的灰白色的身体完全露出来，连成一个平面，在那里波动。”“它从木架上往下爬，恨不得赶紧离开，脚的移动就加快，不大工夫就爬到屋子外边的地面上。”“它觉着尾巴那儿一阵痛，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一下。”“蚂蚁唱完了，哈哈大笑，接着就仰起头，摇动着腿跳起舞来。”四个词在它们各自的位置上都真切具体地表现了一种动态，使形象活了起来。

韩愈说：“辞不足不可以成文。”我们只有掌握较多的词汇，比较不同，区别词义，选择运用，才有可能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妥当准确。

据说俄国著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在小的时候，后母娘对他很不好，动不动就打骂。每天晚上，他悄悄躺在床上流着泪把白天后母娘骂他的话一一记下来。天长日久竟记了一大本。后来，他把这本骂人的词汇按字母顺序编了一本词典，取名《后母娘的词汇》。他说，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此后，他的其他作品中，许多尖酸刻薄的话，都是从“后母娘的词汇”中取来的。你看，词汇的积累是多么重要啊。

富于万言，贫于一字，常写文章的人大都有这样的体

会。有时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文章写不下去，那情形是很苦的。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说：“我们不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表现它，唯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要得到它的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这唯有的一个是何等难得啊。大概是这个缘故吧，世上的诗人作家无不是认真积累词汇的。丰富的词汇，那是一个作家的宝贵财富。据有人统计，列夫·托尔斯泰的词，为数达两万以上；莎士比亚掌握的词有一万六千多；普希金、契诃夫、巴尔扎克、塞万提斯、福楼拜、斯汤达、莫泊桑、莫里哀等人以及我国的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叶圣陶等著名作家掌握的词也在一万以上。所以，他们的作品里的语言那般的丰富多采，情趣横生，富于个性，便不是偶然的了。

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姑娘难绣没线花”。倘要表达精确，描写生动具体，就需要有大量的词汇储存供你选择，写作时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词汇贫乏，选择不出准确有力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颠来倒去老是那么几个词儿，以至“十分好看”、“那么温柔”、“何等美妙”、“多么动人”之类用个没完，这样即使写出文章来，语言也显得干瘪乏味。

为此，我们要下功夫积累，使我们的词汇丰富起来。要努力从人民大众那里汲取。人民大众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比如讲大公无私的道理，说起来容易抽象。人民大众是这样说的：“凡事不能自己便宜就得，心里要有杆公平称。”这就讲得好，生动鲜明。讲到生命的价值这样一个大问题吧，他们这样讲：“活着为革命，生命赛过金；活着为个人，如同草一根。”说得深刻形象，很有力量。劳动大众的话，常是在极精练的语言中含着丰富

的生活经验：“不经霜的柿子不甜”、“枣到季节自然红”。你看意味是多么隽永。

向书本学习，也是积累词汇的一个重要途径。托尔斯泰说：“身边永远要带着铅笔和笔记本，读书和谈话时碰到一切美妙的地方，都把它记下来。”这点，若没有坚持精神也是不易奏效的。

单是积累还不行，还要理解它，运用它，这才算把它掌握了，它才能随时听从你的调遣。这也叫真正丰富了词汇。有一个笑话：从前有一个小学生在学校学习了“我”、“你”、“他”三个字。老师教给他说：“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学生，“他”是你的同学。回到家里，爸爸问他今天在学校里学了什么。因为他没有真正弄懂“我”、“你”、“他”这三个字的意思，便回答说：“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学生，“他”是你的同学。爸爸很生气，训斥道：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她是你妈妈！这当然是个笑话，但它说明在积累词汇上理解和运用是重要的。

丰富词汇，学习语言，是要下一番功夫的。要随时留心，随时采取，随时比较分析，持之以恒，才能见出效果来。犹如蜜蜂不辞辛苦地在无数的花朵上采集酿蜜的原料一样。正是“采花蜂苦蜜方甜”哩。

郭沫若同志有两句诗道：“胸罗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典礼上即席赋诗）胸中如果没有“万汇”的蓄藏，在表达上能得到“凭吞吐”的自由吗？

在这里，又让人想起那令人喜爱的蜜蜂来。

词语的感情色彩

词语不尽有它们各自的意义，而且有许多词语本身就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

美好、丑恶；高尚、卑鄙；坚定、固执；鼓舞、煽动；刚强、懦弱；乘风破浪、兴风作浪；呕心沥血、处心积虑。这几对词语，从意义上看，它们之间的区别、对立是显著的；从感情上看，有褒有贬，爱憎分明。选用词语不仅要把握词语的意义，还要辨别它的感情色彩，才能更好地表达思想内容，加强语言的准确性和鲜明性。如：

武震一到桥头，先听见一片人声，鬼哭狼嚎地从桥面南头滚过来，转眼就有无数朝鲜人从烟火里涌出来。

（杨朔：《三千里江山》）

句中“鬼哭狼嚎”是个贬义十分强烈的词语。我们常说：“打得敌人鬼哭狼嚎”。这里用于朝鲜老百姓，显然是不确切的了。后来作者在修改稿里将“鬼哭狼嚎”改成了“连哭带叫”。这就比较好了些，能比较确切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和感情。

有些词语虽本身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感情，但一经运用、组织、加工，就附上了使用者这样或那样的感情色彩了。如：

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

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鲁迅手稿中可以看出，“简直”这个无实在意义的副词，是后来加上去的。它本身无褒贬义，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但经作者加到文字里去，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它突出地表达了作者十分气愤的感情。这种情况，恰如高尔基说过的这样的话：“民间有一个最聪明的谜语，确定了语言的意义，谜语说：‘不是蜜，但是可以粘东西’”（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

电影《知音》里，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用金蝉脱壳之计脱离虎口，返回云南，举行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武装起义。小凤仙因此被投入牢狱。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女吏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凤仙，说：“皇上驾崩啦！”小凤仙听明白这个消息，顿时从铁栅栏里高高伸出双手，高呼：“袁世凯死啦！袁世凯死啦！”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不同身份的人死亡用不同的词称说。《礼记·曲礼下》有这样的规定：“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狱吏说袁世凯“驾崩”，小凤仙紧接着说袁世凯“死啦”！这就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她敢于直呼那个“洪宪皇帝”死了，表现了小凤仙对他的蔑视，让人听了格外痛快。

生活中还常有些词语褒贬色彩不很明显，或它的真实含义不为人所熟悉，在使用的时候就要注意。

总之，词语的褒贬运用得当，可以使感情表达鲜明，使文字生色；使用不当，会造成语言表达的混乱，不可掉以轻心。